

中国当代文化现象

ZHONGGUO DANGDAI WENHUA XIANXiang

评说郭沫若

陈漱渝 主编
房向东 编

中



P I N G S H U O G U O M O R U O

飞来，
歌声香山上。
的的的的的
了了了了了
稿了了了了了
情情情情情
有有有有有
右右右右右
唱唱着唱着唱着

飞来，
歌声香山上。
的的的的的
了了了了了
稿了了了了了
情情情情情
有有有有有
右右右右右
唱唱着唱着唱着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评说郭沫若

中



中国当代文化现象
主编 陈漱渝

评说郭沫若

房向东 编

中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甲申三百年祭（节选）^①

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，他对于明室的待遇也非常宽大。在未入北京前，诸王归顺者多受封。入北京后，也未杀太子和永定二王。当他入宫时看见长公主被崇祯砍得半死，闷倒在地，还曾叹息说道：“上太忍！”令扶还本宫调养（《甲申传信录》）。他很能纳人善言，而且平常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式的合议制。《北略》^②卷二十载：“内官^③降贼者自宫中山，皆云，李贼虽为首，然总有二十余人，俱抗衡不相下，凡事皆众共谋之。”这确是很重要的一项史料。据此我们可以知道，后来李自成的失败，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，而牛

① 《甲申三百年祭》写于1944年，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的三百周年。文中说明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，因为若干首领生活腐化，发生宗派斗争，以致在1645年陷于失败。甲申，指1644年。祭，祭奠，这里有纪念的意思。

② 《北略》：即《明季北略》，清初计六奇著，二十四卷，记晚明史事。

③ 内官：宦官。

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。

像吴三桂那样首鼠两端^①的人，在初对于自成本有归顺之心，只是尚在踌躇观望而已。这差不多是一般的史家所公认的事。假使先给其父子以高爵厚禄，三桂谅不至于“为红颜”而“冲冠一怒”。即使对于吴三桂要不客气，像刘宗敏那样的一等大将应该亲领人马去镇守山海关，以防三桂的叛变和清兵的入关，而把追赃的事让给刑官去干也尽可以胜任了。然而事实却恰得其反。防山海关的只有几千人，庞大的人马都在京城里享乐。起初派去和吴三桂接触的是降将唐通，更不免有点类似儿戏。就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，到吴三桂已经降清，并诱引清兵入关之后，4月19日才由自成亲自出征，仓惶而去，仓惶而败，仓惶而返。而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？“大轿门棍^②，洒金扇^③上贴内阁字，玉带蓝袍圆领，往来拜客，遍请同乡”（《甲申传信录》）。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。

自成以4月19日亲征，26日败归，29日离开北京，首途向西安进发。后面却被吴三桂紧紧地追着，一败于定州，再败于真定，损兵折将，连自成自己也带了箭伤。在这时河

① 首鼠两端：也作“首施两端”。比喻进退无据，瞻前顾后，迟疑不决。首鼠、首施，都是首尾的意思。

② 门棍：明清大有乘大轿外出时轿门前的人手里拿着的木棍，用来表示威严的。

③ 扇：指作仪仗用的长柄扇。

南州县多被南京的武力收复了，而悲剧人物李岩，也到了他完结悲剧的时候。

李岩者，故劝自成以不杀收人心者也。及陷京师，保护懿安皇后令自尽。又独于士大夫无所拷掠，金星等大忌之。定州之败，河南州县多反正，自成召诸将议，岩请率兵往。金星阴告自成曰：‘岩雄武有大略，非能久下人者。河南，岩故乡，假以大兵，必不可制。十八子之讖得非岩乎^①，因谮^②其欲反。自成令金星与岩饮，杀之。贼众俱解体（《明史》《李自成传》）。

《明亡述略》、《明季北略》及《剿闯小史》都同样叙述到这件事。唯后两种言李岩与李牟兄弟二人同时被杀，而在二李被杀之后，还说到宋献策^③和刘宗敏的反应。

宋献策素善李岩，遂往见刘宗敏，以辞激之。

① 十八子之讖(chén)得非岩乎：十八子坐天下的讖说，岂非就要应在李岩身上吗？十八子，指“李”字。讖，讖语，迷信的人认为将来会应验的预言。这里指当时流传的“十八孩儿当主神器”之类的话。

② 谮(zhèn)：诬陷。

③ 宋献策(?~1645)：明末河南水城人，曾为卜者。后为李自成谋士，被封为军师。后被清军所俘，遇害。

宗敏怒曰：“彼（指牛）无一箭功，敢擅杀两大将，须诛之。”由是自成将相离心，献策他往，宗敏率众赴河南。（《北略》）

真正是呈现出了“解体”的形势。李岩与李牟究竟是不是兄弟，史料上有些出入，在此不愿涉及。献策与宗敏，据《李自成传》，后为清兵所擒，遭了杀戮。自成虽然回到了西安，但在第二年2月潼关失守，于是又恢复了从前“流寇”的姿态进入河南湖北，为清兵所穷追，竟于9月牺牲于湖北通城之九宫山死时年仅三十九岁（1606～1645年）。余部归降何腾蛟^①，加入了南明抗清的队伍。牛金星不知所终。

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。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，而从李岩方面来看，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。假使初进北京时，自成听了李岩的话，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，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笼络政策，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。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，以李岩的深得人心，必能独当一面，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抗清的战争。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，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，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，使自成陷于绝地。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，在民族方面岂不也就

^① 何腾蛟：在福王朱由崧即皇帝位时任湖广总督。

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？就这样，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民族的悲剧，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。

请看今日之蒋介石

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，蒋介石是流氓地痞、土豪劣绅、贪官污吏、卖国军阀、所有一切反动派——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。

他的总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营，就是惨杀民众的大屠场。他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比吴佩孚、孙传芳、张作霖、张宗昌等还要凶顽、还要狠毒、还要狡诈的刽子手了。他的罪恶书不胜数，我现在只把他3月23日在安庆屠杀党员、屠杀民众的最近的逆迹向我们的同志及各界民众公布。

我们是3月16日离开南昌的，他比我们早一天到达九江。九江的“三一七”惨杀^①已经在我们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一个永远不能磨灭的污点，但我们那时候对于惨杀的暗幕还不曾明了，主持这场惨杀的究竟是什么人我们还不曾知道。我们

^① 1927年3月16、17日，蒋介石唆使歹徒捣毁南昌和九江的国民党市党部，解散总工会，血腥屠杀民众。

对于他虽然不免已有几分怀疑，但我们还以为他总不会是主使的人，主使的人一定是段锡朋^①、周利生等等背叛民众的党棍和走狗。及到“三二三”惨案发生，我们才知道了这个阴贼险狠的大叛徒——这个万恶滔天的蒋介石！

“三一七”惨案发生后，第二天他就命令我们到安庆去。我们是在十九号到达安庆的，他比我们迟到一天。安庆的民众在省、市党部的指导之下所表示的欢迎他的热诚，可以说是空前所未有。安庆在“青天白日”的旗帜（国民党的党旗）之下复活了起来，安徽省党部正在召集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，准备组织正式省党部以推行国民党的主张。代表大会本是预定3月10号开幕的，听说蒋介石要移驻安庆，便专为他延期到3月22日。安徽省的党员同志对于他所表示的拥戴的热诚，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了。但就是这个过于迁就的表示早伏下了无穷的危机，我早就忧虑到大会的进行恐不能够顺利地闭幕。不料我所怀抱的忧虑竟成了显然的现实——而且是很残酷的现实。

3月22日代表大会开幕，就在开幕的那一天，便发生了惨案的痕迹了。

^① 段锡朋（1896—1948），字书谥，江西永新人。“五四”时期曾任全国学联主席。1926年由陈果夫引进加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，发起组织“AB”团，参与制造江西一系列惨案。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任国民党中央“清党”委员。

先是安庆城内有四个总工会，一个是在省党部指导之下成立的，其他三个都是投机分子们的非法的组织。三个之中比较纯正的两个，已经由省党部和政治部把他们合并了起来，只剩下鲁班阁的伪总工会，完全是由劣绅土豪收买流氓地痞所组织的。每人出洋四元，入会后不纳会费，并赠送一个银质的徽章。如此重价收买，也才仅仅得了一二百名的会员。这个伪总工会无论怎样是不能够听它存在的，所以党部早就有命令叫他们解散。我们总政治部到后，也就在 22 的那一天，下了一道命令去叫他们停止职权，听候审查。但他们所借口的是说奉了总司令的命令组织的。在当初我们还以为是他们的梦呓，所以我们也就没有顾虑。不料就在 22 的那一天下午二时的光景，刚刚把代表大会的开幕典礼举行完毕，他们伪总工会的暴徒们便簇拥至设在省长公署的总司令行营前面。他们举了代表去要求见蒋介石，蒋介石也出来答应了他们的要求，说是他们受了压迫，本总司令是要秉公办理的，务要使他们不受压迫，望他们安心。

总政治部是设在第一中学的，那时候我也没有在总司令部，我因为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典礼，弄得一身都是汗，我便偷了一点机会去洗澡。当我洗澡还未完毕，便有人来报告，我便赶到总部行营，看见暴徒们还聚集未散，总司令部特务处的副处长温建刚在那儿指挥。我向他询问一切的情势，他才把蒋介石的一段话告诉了我。我还听说是省党部的常务委

员光明甫同志在总部行营前已经受了暴徒的殴打。我没有再事羈延，便一直跑到内里的总司令室里面去。

蒋介石的居屋是平列的两进房间，第一进是会客室，第二进才是他的寝室。我走进第一进的时候，看见光明甫同志坐在那儿，他把他扯坏了的衣裳和抓破的颈部指示给我看。我看了又走进了第二进去，蒋介石正坐在书案的旁边，他立起来叫我坐，我也就坐了。——这是他对于我的惯用的礼貌，别的部员见了他的时候，总是用立正的姿势来向他对话的。

他说：“今天的事情你晓得吗？”

我说：“我到总部里面来才晓得的。”

他问我究竟是怎么的一个起因。我便把伪总工会的构成和我们对于它的态度说了。

他说：“你以后对于民众团体的态度总要不偏不袒才好。你去调查一下，把他们合并起来，把他们调和起来好了。”

我说：“只要有调和的余地，我们当然要替他们调和。不过恐怕事实上很难，总司令是看见的，他们在总部面前便实行用武力打人。”

他说：“好啦，好啦，你去调查一下好啦，俺，俺，你去调查一下好啦。”

不得要领地说了一番话，我便退了出来，他也跟着我出来。我们又同光明甫同志会谈。光明甫同志请求他对于当日的暴动要加以相当的制裁。他只口口声声地说：“好啦，好

啦，调查好啦，让政治部调查好啦。”

明甫同志说：“今天的事情可以无须乎调查，他们是在总司令部的面前行凶，总司令是亲眼看见的。我这伤痕，我这衣服，便是真实的证据。总要请总司令立刻查办一下，我们做党的工作的人才能得到一种保障。不然，我们党部同志个人的生命不足惜，我们的党是永远立不住脚的。”

明甫同志很像是一位直爽的人，他又受了侮辱，他的神气已经有几分激昂，而他的语气更不免带了几分愤意。

蒋介石也不客气地用批评的态度说道：“其实你们做指导工作的人没有做好，你们不免有些偏袒，所以才激成了这样的事变。我已经叫总政治部去调查了，我看最好是把两个工会合并起来才好。”

明甫同志说：“工会是一回事，暴动是一回事。工会的合并由总政治部去调查，只要认为可以合并就合并起来，只是今日的暴动要请总司令惩办一下。”

我在旁边也帮助明甫说了一遍，逼得他没法，只得信口地说道：“好啦，好啦，我警戒他们一下好啦，俺，俺。”

就这样不得要领地又谈了一番话，明甫先走了。蒋介石对我说：“安徽的事情是顶难办的，顶扯烂污的是安徽人，在革命党中扯烂污的多是安徽的同志，你不信，你看，他们还要打呢，还要打呢。”

做一个总司令的人，自认为最能够革命，是革命党的领

袖的人，竟说出这样无聊的话。他明知道他们还要打，而他全不加以丝毫制裁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我当时心里不免有这样的愤恨，我相信读者读到这儿也不免会有这样的愤恨，但是不忙，且看下文便可以知道他的葫芦中卖的是什么药了。

22日的晚上反动团体送了一张请单来。请单的上面是这样写的：

安徽省农民协会

安徽省总工会

安徽省商民协会 各筹备处 谨择 3月23日

安徽省学联会

安徽省妇女协会

休业一天，于上午九时在白日青天开市民欢迎大会。

安庆市民大会敬订

欢迎蒋介石的市民大会已经在20号举行过一次，由省、市两党部共同召集的。现在又要来举行，他们反动团体的阴谋是很显著的。我预算着他们是定会有一番大规模的暴动，当晚我就派人出去调查，没有得到什么结果。第二天清早又继续调查，并得着第三十三军政治部的报告，晓得他们组织了一百名的敢死队，是出钱买来的流氓，每人四圆，并且还

有一种赏格，便是负轻伤者一百圆，负重伤者五百圆，丧命者一千五百圆。暗中主使的是总司令部的某某人我们也知道了。我当时便派人出去通知市党部及各种合法的民众团体，叫他们先作准备。一方面我又亲自跑去见蒋介石。

23日的一天是大雨，我们还以为反动分子的集会或者会延期，但是走到街上，各家铺店多已贴出一种红纸墨字的印刷的标帖，写着“本日欢迎蒋总司令，一体停市一日，安庆市民大会订”等字样，可见他们的阴谋是很有准备、很有组织的了。我走到总部行营门口的时候，看见特务处长杨虎^①、副处长温建刚、总部参议刘文明、前总部秘书现充独立第五师党代表姚觉吾、第四十军党代表李因^②等，全身雨衣雨帽，神色匆匆地由总部走出，大有如临大敌的光景。我一直走进总司令室的门前，门是由里面反扣了的。我问侍从副官，说是在会客，我便退入西侧——总参谋长室。该室与总司令室对称，中间隔了一个小小的中堂。室中也分二进，总参谋长朱一民^③也在第一进里会客，我便退在一旁。我隔着门帘看

① 杨虎（1888—？），安徽宁国人。江南将弁学堂毕业。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。

② 李因（1891—？），安徽巢县人。日本振武学校、士官学校毕业。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党代表。

③ 朱一民（1890—1963），名绍良，原籍江苏武进，生于福州。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参谋长，次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武昌行营参谋长、总司令部参谋长。

见第二进的寝室里有许多长袍短褂的人，在总部里素来是没有看见过的。那些人都站着好像在等待什么，又好像在开会的光景。少时杨虎和姚觉吾先后进来，和我略略应酬了一下，又走进内室里去了。我坐了一会，又来了一位安庆电报局长，这是一位矮小半胖的人，大概有四十三四岁的光景，脸色是带青灰色的，左眼有点斜视，矮子的姓名我现在已经忘记了。他来和我寒暄，问我认不认识谢慧生（谢持），认不认识杨庶戡，我都答道认识。又问我从前在上海住在什么地方，我说是环龙路四十四号。他大约相信我是西山会议派的一个分子了吧，便把声音放低，对我说出许多秘密的话来。我把他招到屋隅，两人并坐在一张长藤椅上说话。

他说：“我们这一次的工作做得还算不差，我们在三个礼拜以前便把各种行帮的工头买贿好了，我们立刻就把总工会组织了起来。其他农会、妇女协会、商民协会，我们都组织好了，所以我们党部的捣乱分子，走来就插不住脚。”

我称赞了他们一番，又说：“好是好，但只是一个空头的团体，他们捣乱分子依然还是要捣乱的，我们总要有一种武力来制裁他们才好。”

他听见我说，便很得意地说道：“有的，有的，我们昨天打了一次你是晓得的，我们今天还要打呢。”

又另外说了些闲话，我问他安庆的青红帮有多少人。他说：“不少，不少。”

我说：“青红帮我们和他们总要有联络才好。”

他说：“是呢，是呢，我们早联络好了，九江、安庆、芜湖、南京、上海一带，我们都和我们的‘老头子’联络好了，我们要走一路打一路，专门打倒赤化分子。”

我说：“我们的杨处长杨大哥，他这一次的功劳很不小。”

——“噯！就全靠他老哥子！”

你矮胖的斜眼局长！我真多谢你这一句话，所有一切的内幕我已经知道了一半了。在2月初头的时候，蒋介石委任了四个上海的大流氓为驻沪特务员，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他的用意之所在。那时候我和总政治部铁罗尼顾问谈起，铁罗尼顾问问我是何用意，不消说我是没有话来回答，我记得我只回答了一句笑话：“大约这就是他的所谓下层工作吧。”但是现在我明了了，我得到明确的答案了。我们的总司令是勾结青红带来和我们革命的民众作战的英雄！你看我们国民革命军三色识别带不是变成了青红带了吗？这就是说我们革命军的总司令已经成了青红帮的老头子了。我们是何等的光荣呵，三民主义已经被流氓主义代替了，猗欤休哉！

我和斜眼局长谈话的时候，杨虎、姚觉吾诸人惶惶然如将赴猎的鹰犬，时出时入，并不断注视我，我也不便再行多谈，并且我也恨我的听觉不幸得了慢性的中耳炎，斜眼局长告诉我的秘密，我至多只听到了三成，然而我也算达到目的了。